# 火车卅六小时

京九铁路通车，港客可以睡在卧铺上，舒舒服服直达北京。

卧铺只分上下床，不分男女床。

因此，好色成性的香港滚友们，自然会心思思幻想能够有艳遇，希望自己能侥幸和美女同处一间房。

本小说男主角王辉亦搭京九列车上北京，幸运地，他真的有缘与一美女同房。

美女自称是单身返娘家的少妇，温柔又多情。

王辉以为飞来艳福，谁知「福兮祸所倚」，结果搞到自己……京九铁路，一日一夜就可以由九龙去北京。

王辉今年十八岁，中学刚毕业，一直好想去北京走一走天安门，攀一攀长城，游一游故宫，於是毅然成行。

卧铺之中，有男有女，有新移民回乡探亲，有一家人，有单身男女。

王辉放好行李，便到餐厅午饭去。

眼前一亮，坐在王辉对面的，是一个面貌俏丽的美人儿。

王辉心裹卜卜地跳，心想：「她一定跟男朋友来的。」饭后，回到自巳的车厢：真令他又惊又喜，那个美人儿

原来就睡在他的下铺。

王辉大着胆子问道：「小姐，去北京吗？」美人儿道：「上这部车的，不上北上京上那裹。」说普通话的。

王辉道：「原来你不是香港人。」「香港人就不可以讲普通话吗？我先生是香港人，一年前已经申请到了香港，

三粒星。」「你先生呢？」王辉问。

「他留在香港有点生意要干，我回娘家去。」王辉听见他一个人独行，心中有无比的喜悦。

这一夜，王辉一直偷看着美人儿，想不到，美人儿隔篱外铺的一个单身男子，竟然偷偷的去摸她。

她惊醒了，大叫起来：「我要换卧铺，列车长呢？」但是，硬卧全部满了，要换就只有一个软卧铺的空房子。

美人儿对王辉道：「先生，你可以陪我吗？我怕。」王辉受宠若惊，两个人同住了一个房？！

入房后，王辉的心不停的跳，见到她赤足立在地毯之上，穿看一条短裤，一双雪白的大腿，就想摸一下。

美人儿道：「在家裹我惯了裸睡，不过在这儿，不大方便。」王辉顺口而出：「我不介意，我也有这个习惯！」

美人儿望看他徵笑：「我不要，你骗人家的。」王辉道：「这样吧」我裸睡你不裸吧！「美人儿道：「不公平哦！

要裸便一起裸，要不裸便一起不裸。」他们一直讨论裸睡的问题。

最后，美人儿道：「这样吧！先关灯，再脱衣，谁也看不见谁。」关了灯，大家上就了床，王辉一直睡不着，

突然，电灯亮了，原来是乘务员进来开灯，见到美人儿全裸俯卧看，乘务员虽是女的，也觉得尴尬不已。

乘务员退了出去，王辉都忍不住跳下床来，搂善美人儿的身体，疯狂地吻着。

美人儿只是微笑，并无反抗。

「你愿意吗？」王辉问。

「愿意甚么？」「愿意教我做爱吗？」「教你？你是青头仔〔处男〕吗？」王辉点头，并流露出乞怜的样子。

教你可以，我是小龙女，你是杨过，你拜我做师傅，叫我姑姑吧！「「好！姑姑，你教我玉女心经吧！」美人

儿伸一伸舌头，示意叫他把嘴凑过去，王辉便和她接起吻来。

「你的口水好甜。」王辉道。

「我喜欢咬香口胶嘛！」「你下面那个口有没有咬过香口胶呢？」「你坏啊！你我吃吧！」王辉道：：如何法？

你教我。「美人儿把一片香口胶放入他口中，叫他咬烂，就指一指自已下阴：「用你的舌头，把香口胶顶入我阴户

裹面。」王辉照做，当鼻子碰到她的阴户时，他嗅到阴户的香味，是他从未嗅过的香味，他便不停地吸索。

美人儿模看他的口道：「乖乖，吻它。」王辉拨一拨耻毛，便把香口胶送入去。

美人儿「哦」的一声，阴唇好像青蛙的口，一开一合，像有强烈的生命力。

王辉第一次吻女人的阴唇，他觉得有点怪怪，但一想到美人儿的俏脸，他便冲动起来。

他用牙去咬，美人儿一痛，便一脚踢开了他。

「噢！对不起，痛吗？」王辉问。

「是我对不起你才真，一脚踢得你跌倒了。」「没关系，你是我师傅，要打要骂也随得你。」美人儿道：「我

有事想求你。」「别说求我，你吩咐我做甚么我便做甚么。」美人儿道：「如果我要你为了我而表演搞同性恋呢？」

王辉怎也想不到她会有如此要求，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美人儿道：「算了吧！你不必听我任何话，你当我是」北姑鸡「，玩完玩厌便一脚把我踢开吧！」王辉慌忙道

：「你是我尊敬的姑姑，我怎会把你当成北姑鸡呢？我答应你，搞基便搞基。」就在此时，房门又被打开，走进了

刚才那个想非礼美人儿的男人。

王辉跳起大叫：「你进来干甚么？」男人道：「我来探望我老婆。」王辉望一望美人儿：「老婆？你是他的老

婆？」美人儿点头道：「不错，他是我老公，也是你摘基的对手。」王辉虽然入世未深，但已明白一切，「原来是

一个陷阱，你们一早设下这个局。」美人儿道：「我不会强逼你，你可以与我们两夫妇一齐做爱，或者，马上离开。」

上辉想了十秒钟，点头道：「好吧！我不走了。」男人与美人儿也笑了。美人儿对王辉道：「替我丈夫脱去衣服吧，

别呆着。」男人全裸后，首先爬上妻子床上，两人拥吻。

美人儿向王辉道：「轮到你去服侍我丈夫。」「我真的不会……」王辉道！

「我教你，我做甚么你便做甚么。」美人儿握着男人的阳具，磨擦自己乳房，又用舌头去舔男人屁股。

王辉跟看她做，但吻屁股时，却忍不住想呕吐出来。

男人道：「你们两人一左一右，一起吻我阳具吧！」他们一时吻着龟头，一时又两根舌头互碰互吻，很快，王

辉有高潮的感觉。

男人道：「现在就把我太太的阴户让给你插进去，好吗？」王辉心想：「他也挺大方啊！」男人续道：「但是，

我的小弟弟又有甚么地方插呢？」王辉明白其心意，却没有出声回答。美人儿则说：「你看看这位王先生屁股合不

合用？」男人道：「我要试一试？」王辉问：「你要如何试法？」「由我太太将中指及尾指同时插进去，看一看深

浅。」男人道。

王辉听到由美人儿用手指试他，即时甜在心头，便把屁股向看他们。

等了好一会，听见美人儿道：「那么脏，我不要！」男人道：「那么便让我自己来试。」男人说时迟，那时快，

手指一插，王辉便痛得高呼大叫。

一插到底，男人道：「不错，很窄，很有弹力，只是太浅了一点。」王辉回头，见到男人的阳具已经抬高了不

少，好似一只鳄鱼头，四处寻找猎食的对象。

他见到便害怕，想一走了之。但美人儿突然吻一吻他说道：「乖乖，别怕。」王辉马上又冲动起来。

王辉的屁股被男人的手指试了一会，又被美人儿吻了一回，痛苦与甜蜜混在一起，一阵痛，一阵甜，突然火车

走在不平顺的路轨上，王辉肛门便加一分痛苦。

王辉痛得眼泪直流：「不要啊！」美人儿望看他，兴他几乎是鼻对鼻，向他喷着醉人的气息，轻轻的问道：「

真的不要？」王辉见她用舌头舔一舔他的鼻尖，说话时语带只关，马上神魂一荡。

美人儿再问：「你说嘛！要还是不要？」王辉如何忍受得住这种诱惑，叫道：「我要，我要呀！」美人儿道：

「好吧！我叫老公再用点奶力多插几下，好吗？」王辉道：「好！插吧！插吧！」男人可真不客氟，将他插得死去

活来。

美人儿抱一抱他的阳物，微微一笑道：「你表现得很好，有奖品。」王辉道：「甚么奖品？」美人儿道：「我

要吻你的窦贝。」「太好了！你吻吧！求你吻得热情一点。」美人儿道：「我最怕不乾净的束西。」「我的宝贝很

乾净的，而且，我是处男！」王辉用恳求到哀求的眼光望美人儿。

美人儿道：「除非先洗乾净它。」「洗吧，爱怎么洗便怎么洗吧！」美人儿向看桌子下面那个热水瓶一指，说

道：「我要用滚水冲洗。」王辉还不知厉害，以为她只在开开玩笑。

谁知，她真的倒了一杯热水。

王辉大惊：「你不是开玩笑吧！还是要生滚肉棒。」美人儿道：「傻瓜，总之今你舒舒服服便是。」王辉半信

半疑，但见美人儿一口慢慢将热水含在口中，却不把热水吞下。

然后，含着水，将王辉阳具含入口中。

王辉阳具感觉一股暖热，如沐浴於温水之中，刚才的屁股怨气即时全部消除，觉得刚才受任何苦楚也是值得的。

男人问道：「小弟，懂得这是甚么玩意吗？」王辉摇头道：「不懂，吹箫还有甚么名堂吗Ｐ」「当然有，这叫

冰火五重天。」「冰火？难道热完还要冰？」「这个必然，等一下。」男人出了房门，过一会儿，拿了一杯冰入房，

王辉以为是美人儿为他进行，只见美人儿将口中的水吐出，却再含另一口热水，而男人则含看几块小冰。

美人儿示意叫王辉躺看，王辉便俯卧在床上，等待「冰」和「火」的献礼。

男人首先含住他的小弟。

「噢！」王辉从未尝过下体冰冻如此，一时之间自然流露出兴奋的反应。

「我又来了。」美人儿含含糊糊地说。

「我让给你！」男人退出，王辉的小弟弟再一次进入美人儿口中。

又是一声：「噢！妈呀！」如是者一冷一热，王辉兴奋之情一刻比一刻高胀。

最后，终於一如注，精液喷入美人儿口中。

王辉巳经得到了满足，望着美人儿不断喘气。

美人儿将精液含在嘴中，欲吐还含。

男人见状，竟然将自巳嘴唇凑上去。

「分给我一点儿。」男人道。

「你自己也有精液，为甚么要吃别人的？」「我爱女人，也爱男人。」「爱男人不等如爱男人的精液啊！」「

我偏爱吃，给我吧！」美人儿与他嘴对嘴，互相连接起来。

只见男人嘴唇很像金鱼口一样，一吞一吐，料想必然将精液吞去一大半。

王辉刚刚射了精，本来是十分疲累，他躺着看他们打情骂俏，看得心痒难当。

他的阳具又一次勃起。

突然，房门被打开，进来的是列车长及乘警。

他们一惊，便都坐了起来。

乘警道：「你们在火车上犯了非法交易罪，你们说该怎辨？」王辉道：「没有，我们是朋友，不是做买卖那个

的！」列车长问：「是广东来的吗？」美人儿道：「是香港来的！」列车长轻轻拍手道：「好啊！是香港人，香港

回归租国怀抱，香港女人也该回归祖国男人的怀抱啊！」美人儿到：「你说甚么？」列车长道：「没说甚么？你们

犯了罪，要抓。」美人儿的丈夫站起来说：「同志，万事有商量，今次钱带不多，就只有一万多块，你们拿去一半，

一半剩给我们做旅费，可以吗？」列车长道：「不要，别以为金钱是万能的吗？一定要抓。」美人儿道：「求求你

啦！来，先坐下慢慢聊。」列车长色眯眯地望看半裸的美人儿，一手握看美人儿的手说道：「他们有没有欺负你！

说吧！」美人儿道：「没有，他是我丈夫。」男人已经知道列车长不怀好意，把心一横，说道：「我们先出去，老

婆，你跟列车长慢慢聊。」列车长道：「慢着！你不怕找奸了你老婆吗？」男人道：「你喜欢的话，今晚我把老婆

让给你。」「你不后悔吗？」「不会，不会！老婆，你好好服侍列车长。」男人正要离开时，列车长道：「不要走，

我要你看看自己的老婆服侍我，这就是惩罚！

「这个……」男人有点为难。

「要不然，车子到北京就去公安局去。」男人急了：「好吧！我留下看。」美人儿替列车长脱去裤子，便跪下

来为他含啜。

列车长双手自然并不规矩，不停抚摸抚美人儿双乳，还边摸边说：「你老公没那么大吧！」渐渐地，美人儿半

裸变成全裸，列车长亦在她柔情的进攻之下进入状态。

然后美人儿仰卧，粉腿高抬，任其抽插。

突然，列车长指住美人儿的老公：「你！跪下来，张开口。」男人不知所措。

列车长有点发狂：「他妈的，你不吃我的精，我告定你的，你准备坐牢吧！」男人没想到列车长既然斡了这种

勾当！自然不敢将事情张扬，他来不及细想，便跪在地上，张开了口，对准了列车长下体。

列车长将阳具从美人儿阴道中拔出，插入男人口中，便像大炮一般，连环发射。

列车长发过后，便对一直旁观的乘警说：「好玩，好玩，你也来玩一玩吧！」乘警道：「我倒想试一试这小伙

子。」他指住王辉。

王辉大惊道：「我不搞同性的，别碰我。」「刚才你们搞的一切，我们都偷看到了，别装蒜！」他一手推王辉

在床上，脱去自巳的裤子。

其他人都避了出去，王辉在半推半就的情况之下，被乘警鸡奸了。

他的肛门一直忍忍作痛，很快，火车便到了北京，下车时他见到乘警对看他笑，他恨极了。

就在这一刻，他望着他向自己说：「你干我一次，我发誓至少要干你十个北京姑娘来报仇。」屁股虽然很痛，

第一晚他已经开始了报仇的第一步，带了一个肥肥白白的北京小姐上酒店……

【全文完】